

蛤嫂探亲

未央等著

农村文学读物



農村文學讀物

蛉嫂探桑

未央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4年·长沙

內 容 提 要

本书选輯了几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生活面貌和新人物的成长，富有现实教育意义。

編号：(湘)2577

蛤 嫂 探 亲

著 者：宋 央 等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兴汉门内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1964年1月第 一 版

印张：5 1/2 插頁：1

196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86,000

印 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09·798

定价：(5)三角六分

編 者 的 話

文艺面向农村，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陣地，向广大农民，特別向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我們决定出版一套农村文学讀物，着重选編我省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近几年創作的各种形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多是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生活、歌頌新人物的成长的，富有教育意义。同时，文笔也朴实、生动，适合一般农村讀者閱讀。

为了使这套书能够不断增加新的品种，提高质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希望作者、讀者們大力支持 and 帮助。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63年10月

目 录

蛤嫂探亲·····	未央 (1)
水·····	刘 勇 (25)
織蓑女·····	謝 璞 (42)
山里人·····	胡 英 (65)
年边·····	向秀清 (93)
长喜伯·····	李綠森 (120)
城里来的媳妇·····	張二牧 (136)
蒙古牛·····	健 峰 (147)
寂靜的冬夜·····	路 紅 (180)

蛉嫂探亲

未央

一切都收拾好了。蛉^①嫂抹抹头发，拍拍衣衫，最后照一次镜子。镜子里面出现了一个梨子形的脸蛋，那浅浅的皱纹，淡淡的眉毛，透着当年的风韵。她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她拿起锁正要锁门的时候，一双眼睛又不禁打量起自己来。深蓝色经济呢的上衣，腰身裁得很合适；青嗶嘰裤子，不长不短；红格子袜子配上圆口鞋，使人年轻了几岁。全身上下，一色崭新。蛉嫂满意地笑了笑，这才锁上门，撑起青布洋伞，顺着江堤走去。

去看没成亲的女婿，是蛉嫂昨天晚上半夜里决定的。她没有告诉丈夫和女儿，怕他们拦阻。今

①蛉：líng，念零。原为虫名，如螟蛉。蛉嫂，是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

天等他們出了工，才收拾出門。最近一些日子，她时常想看看那位沒見面的小后生。一来自己的衣服沒做起，二来怕人笑話，往未成亲的女婿家跑，太沒身价。因此一直拖着。昨天从裁縫那里拿回衣服，心里翻騰了半夜，才下这个决心。蛤嫂为什么急着想看女婿呢？这……作母亲的誰不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去年秋后，禾妹去公社修堤，修了两个月，回家来就說有对象了。而今年輕人講究自由恋爱，蛤嫂是个开通人，这倒沒有意見。蛤嫂問女儿，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禾妹說：“共青团員。”“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和我差不多年紀，叫丁进宝。”“人长得高还是矮？讀書……”蛤嫂想問个底細，禾妹却鼓起嘴說：“媽，你不問好不好！”一甩辮子跑了。蛤嫂要丈夫打听一下，丈夫憨①憨地一笑：“共青团員，靠得住！”蛤嫂几次要女儿找丁进宝来看看，女儿拒絕了。多亏她四方打听，才知道一点那边的根底。丁进宝是个独子，家里只落一个母亲。这很合蛤嫂的心：禾妹过門即可当家理事。丁进宝人很勤快，劳力强，讀过半年中学。这，蛤嫂也滿意：

①憨：hān，念酣。憨笑：淳朴地笑。

禾妹有舒服日子过了。但她又听人說，丁进宝脾气溫和，老实本分。这使蛉嫂有些不安了。脾气溫和当然好，做娘的不用担心女儿挨打受罵。可老实本分呢？为人处世是要上当的！虽說，两个小冤家已經纏在一根紅綫上，她做娘的还是焦心，怕女儿遇上和自己丈夫一样的男人。

江堤两旁，黄灿灿的油菜花，伸向堤面，快把整个江堤盖住了。蛉嫂在花丛中間走着，那悶人的香气，蜜蜂的嗡嗡声，和溫暖的太阳光，使人昏昏欲睡。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蛉嫂才十五六岁。十几家門戶的小街罗家鋪，当时只开了一家姓罗的茶館，有面有茶，生意异常兴隆。卖魚的，卖米的，扯布的，将小船停泊在商家的后門口，办完了事，在茶館里一坐，錢多的吃碗面，錢少的喝杯茶。十五六岁的蛉妹，帮着爹爹招呼生意，端面送茶，抹桌扫地，忙个不停。小梨子臉白里透紅，捏得出水来，辮子上扎着大半节紅羊絨繩子，前額上高挑着留海发。水紅褂子，月白围裙，打扮得像戏台上的七仙女，吸引了多少后生的眼睛。从那时起，

蛤妹就一心向往吃香喝辣、穿金戴銀的生活。可是，虽然茶館里生意好，但小买小卖，脚盆里起不了大浪。几年过去了，罗家老板还是没有发达起来。他得出一条結論：“我們的心太直了！”于是漸漸地起了一些流言，說罗家鋪茶館爱拣东西。有人扯的布忘在茶館里，第二天去拿，罗家老板說沒看見。有人将一担魚放在茶館，到外面打个轉身，就少了几斤。甚至托他交給亲友的东西，他也要从中撈一把。茶館里的生意一天天冷落下来。終于罗家老板不得不頂出了茶館，帶着蛤妹去架船。一搭旅客二販貨，能钻就钻，能騙就騙，果然比开茶館有出息。船儿正鼓滿风往前跑，不料在一次买卖中得罪了水上警察局长，罗家老板被抓进牢房，用光了所有积蓄，才脫出牢門。罗家老板的元气大伤，出獄后一年就死了。罗家孀娘卖了船，給丈夫办完后事，帶着蛤妹回了娘家。就在那年蛤妹出了嫁。家业兴隆的时候，很多后生来求亲，都打退了，她一心想嫁个把乡长或綢緞鋪老板。現在，境况不佳，只好沒有選擇地跟上一个穷汉子。当年的好梦成为泡影，乖巧的蛤妹也不像从前的样子了。

蛤嫂一路走着，思前想后，想到自己一辈子沒嫁个体面男人，心里一陣酸痛。出嫁后，穿金戴銀的日子不想它了，凭着自己从爹爹那里学来的見識，凭着丈夫的年輕力壯，混个小康之家，該不是幻想吧。然而，“巧媳妇”偏遇着“蠢男人”，两个人的心总跳不到一个点子上。她想起和丈夫的第一次吵架。說也奇怪，本是件小事，隔多少年了，还記得一清二楚。那时候他們才成亲个把月。有天晚上，麻麻黑，鷄正上籠。那只桃源种的大公鷄，威威武武地回来了，嘴里咯咯叫着，打了羸架的样子。它后面跟着一只肥肥的黃鷄婆，鮮紅的冠，正下蛋呢。蛤嫂一眼認出来，这只鷄不是他們家的。可它既然来了，上門的財喜，还有往外丟的。她急忙站到屋門边，把鷄往籠里赶。这时，她丈夫从田里回来了，背着犁耙，正要进門，看見了那只又肥又黃的鷄婆，憨笑着說：“这只鷄不像我們的！”蛤嫂一面赶鷄一面輕声說：“不吵！不吵！”她丈夫还要說什么，被她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蛤嫂关上鷄籠，笑咪咪地对丈夫說：“明天給你打牙祭，蠢宝！”第二天早上，蛤嫂忙着燒了一鍋开水，切好了葱和姜，准备大吃一餐清燉鷄。她卷起衣袖，拿着菜刀，

去开籠捉鷄。走到鷄籠边，不禁一怔，籠門大开，鷄早沒了。蛤嫂差点哭了，把菜刀“当”地丢在桌上。她正生气，一只手輕輕放在她的肩头上，“鷄是我放了！”她回过头来，看見丈夫憨憨地发笑。一股怒火涌上蛤嫂心头……他們就为这，第一次吵了架。

蛤嫂还是爱自己的丈夫的，他有一双粗大不知道休息的手，他俩才沒有在旧社会餓死冻死。在旧社会，男人的手都要打女人，可这双手沒有打过；男人的手都要摸牌宝，可这双手沒有摸过。蛤嫂爱丈夫这一些，却恨丈夫的“傻气”。光凭这双手，能堆得起个金山嗎？可恼的是，解放以来，丈夫的这种“憨气”越来越重了。头几年，丈夫不多管她，慢慢地，竟想套住她的手脚了。自从他入党以后，更是严厉。常常說教她：不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們不貪。发财要发社会主义的大财，小船小桨过不得海！蛤嫂閉着眼睛，塞着耳朵，不聽不聞。說得她心煩了，便頓脚大罵，搥門打壁。丈夫也曾劝蛤嫂去开过几次会，她拿张小板凳，在門角里一坐，不是打瞌睡、納鞋底，就是扯是非。大家发言正熱鬧，她乘机弯着腰溜之大吉。这几年，蛤嫂的脾气

也变了，很少見她大吵大鬧了。不过，对丈夫的意見还是很多的。那次队里分自留地，少数眼刁的，早把肥的选走了，他最后拣一块干魚脑壳。有少数人，一有工夫就搞自留地，大糞呀，猪屎呀，都往自留地上送。可他呢，一天到晚心里挂着生产队的宝贝田，自留地不管，一概丟給家里人。蛤嫂想：这样下去，哪天能过上快活日子！为禾妹的婚事，蛤嫂打了好多算盘，只一个女儿，要嫁得体面些呵。到而今，被褥箱子都沒有，将来陪嫁什么呢？蛤嫂担心，怕女儿又遇上和自己丈夫一样的男人。一个女人一辈子的事，遇上这种蠢宝，休想有出头之日。她昨天半夜越想越不安，决定亲自去看看那后生。

早春的太阳，晒得蛤嫂出了汗。几只蝴蝶一直跟着飞来飞去，像是欣赏她的装束。一望无边的田野，黃的油菜，綠的蚕豆，丰美极了。一只喜鵲喳喳叫着，飞了过去。蛤嫂兴奋起来了。去看女婿，是件喜事呢！丁进宝，現在的年輕人，只怕心眼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哪会像禾妹他爹。“女婿半边子”，将来还要靠他們呢。蛤嫂想着，加快了脚步。

下了江堤，道路伸进綠毯似的蚕豆地。蛤嫂来到一个岔路口。前面垵子茫无边际，哪条路是去蘆芽港的呢？她想找人問問，手搭在額上，向四周一望。看見在前方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散湖草。田边有一条渠道，湖草装在渠道里的小船上。一个穿青卡机布制服的小后生，将船里的湖草挑到田边，由田里一个穿白褂子的小后生，散往四处。蛤嫂看了看，那穿青卡机布制服的后生，不慌不忙，悠閑地挑着湖草，身上干干淨淨，像个学生。那个穿白褂子的小后生，抱着草滿田跑，糊了一身泥巴。“蠢宝，不曉得讓他干干！”蛤嫂心里嘀咕了一句，为穿白褂子的抱不平。她走近前去，問道：“散湖草的小哥哥，蘆芽港走哪条路？”

穿白褂子的后生停了散草，抬起头，对着蛤嫂只是憨笑，胖胖的圓臉上，糊着几块泥巴。他像是沒听清蛤嫂的話。

“蘆芽港往哪里走呀？”蛤嫂又問一声。

“走左边这条路！”穿白褂子的回答。他笑着站了一会，見蛤嫂不再問話，便又忙着散湖草去了。

前面是大片藕湖，干枯的荷叶和荷梗，布滿一湖。在荷梗密集的地方，一对对水鴨扑打着翅膀，

吱吱地說着情話。孩子們在挖藕，他們用泥土圍成小圈，將土圈里的水舀干后，一鍬鍬挖下去。從人把深的湖底扯出一支支雪白雪白的嫩藕，有滋有味地吃着。蛤嫂走了這段路，嘴早渴了，看見孩子們吃藕，不覺流出了唾液。她向離得近的几个孩子走去，想討點藕吃，忽然，旁邊荷梗里發出“卜打，卜打！”的聲音。蛤嫂撥開荷梗，看見一只麻黃色的肥鴨在水里打滾，那掙扎的樣子，好像是受了傷，行走不得。蛤嫂的心怦怦跳，一伸手抓了起來，原來鴨子的腳被絲草纏住了。她用几片枯荷葉包住鴨子，側著頭望望挖藕的孩子們，他們沒有發現她的行動。她把鴨子抱在懷里，若無其事地繼續走路，也不再去討藕吃了。

怪不得喜鵲攔路叫，今天是个吉利日子，蛤嫂想。將這鴨子送給丁進寶吧，讓他知道，丈母娘走趟路都有財喜進。蛤嫂丟開荷葉，提起鴨翅掂^①了掂，又摸摸它的肚皮和脊背，划算着：拿到城里，票子一大把哩！

“蛤嫂！蛤嫂！”旁邊小路上一个穿枣紅色灯心

①掂：diān，念顛。用手估量物件的輕重。

絨上衣的姑娘喊道。

蛤嫂看那姑娘，原来是她丈夫的一位远房妹妹，忙迎上前去。

“小鏡妹妹，几年不見，不敢認了，你到哪里去？”

“我們搬到蘆芽港了，我去供銷社买盐回来呢。”小鏡亲热地靠紧蛤嫂，她們边走边談。

“打扮得这么漂亮，要做新姑娘了吧！”蛤嫂打量小鏡，开玩笑地說。

“对象是有了。当新姑娘，还等三年吧！”小鏡大方地說。

蛤嫂膘了一眼小鏡的臉蛋，那像成熟了的水蜜桃一样的臉蛋，充滿了幸福的光彩。蛤嫂心想：“你还要再等三年，只怕一天都等不得了！”

“禾妹长高了吧？”小鏡問。

“人有你这样高了，就是不懂事。”

“有对象了嗎？”

“有了，你們蘆芽港的呢！”

“哪个？”

“丁进宝。”

“他喲！”小鏡两手一拍。“我們听說他去年在

公社修堤时找了对象，他一直瞞在心里，原来是禾妹，太好了！啊，你这是去丁进宝家里？”

“他人怎么样？”蛤嫂微微一笑，反問道。

“共青团員啦！”小鏡凑近蛤嫂耳边低声說：“听說快入党了！”

蛤嫂对这不太感兴趣，忙問：“人老实吧？”

“老实，”小鏡这时才发觉蛤嫂怀里的鴨子，热情地接了过来。鴨子呷呷地大声叫着，两只脚爪乱蹬。小鏡等鴨子安靜了，接着說：“太老实了，也有人嫌呀。要不，他早結了婚。以前，有个姑娘和丁进宝好了几年，都快成亲了，最后才垮台！”

“那是为什么？”蛤嫂耳朵豎了起来。

“姑娘是个好姑娘，长得秀气，爱劳动，”小鏡說，“就胆子太小，怕她爹媽。听見爹咳一声，笑都不敢笑。她爹从前是挑杂货跑四海的，姓黃，外号黃鱗尾巴。心眼奸猾，最爱占便宜。出工时，他有气无力，給自己罩魚，通夜通夜不睡。有一次，队里鋤棉花，大家分壠鋤，先鋤完的先回家休息，棉花苗嫩嫩的，鋤第一遍草，那是要像綉花一样細心的。大家一边鋤，一面用手扯，到点灯时候才鋤完。黃鱗尾巴比跑馬还快，太阳沒落土就收工了。那时丁

进宝是記工員，晚上評工分的时候，他笑着說：‘黃伯的工夫不到堂，工分要矮一些。’大家也說理当矮一些。黃鱸尾巴冲着丁进宝問：‘我鋤得快，是我的本事，哪块土沒下鋤头，說我工夫不到堂？’丁进宝还是一笑：‘黃伯，我看了你鋤的地。棉花苗底下草都在呢；我数了一下，鋤断的苗，有三十九根。’黃鱸尾巴一听，气得一拍桌子走了。蛤嫂，你說，这人不是太奸猾了！”

“嗯，太不老实了。”蛤嫂低声咕嚕着。心想：丁进宝和自己丈夫一样，有点傻气。她問小鏡：“他們的亲事就为这垮台的嗎？”

“不是为这个，”小鏡搖搖頭。“不过，两家从此便隔上了一道墙……”小鏡只顧說話，冷不防手里的鴨子用力一掙，扑騰着翅膀掉到地下，打一个滾，往旁边蚕豆地里钻去。蛤嫂像火燒着一样，臉色都变了，一面忙去抓鴨子，一面大声喊：“快快，小鏡，赶到它前面去，快！”鴨子身上脂肪过多，又被人提在手里吊了一会，身子两边搖摆着，虽是逃命，也跑不很快。小鏡三脚两步跳过去，毫不費力就抓住了。蛤嫂忙搶过来紧紧捉住。小鏡翻了几个口袋，沒找着繩子，扯过辮子，解开辮梢鮮紅的毛